

T 3150/0445.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1 1938

5

51

交城縣志卷之十六上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文部

交城縣新修儒學碑記

皇朝膺天御歷統一寰區定鼎之年修特祀於孔

初釋奠於壁水崇儒重學之典光映

而紀史不絕書誠鑒古法道以為學校者風俗所由

敦人才所由出是以茲親助舊之裔悉令肄業

均又立私塾以課成童亦選隸籍雍宮者以充教

督給之厚糈三年授以令宰之秩以故執經媪禮

之徒濟濟莘莘雍雍都雅之風首倡於京輦駸駸乎達於四方建武永平之盛復見於今茲矣又文武本無殊途區爲兩學非古也今竝屬黌宮憲臣是統仰惟

睿旨蓋稽前載翊鼎迓衡之佐寧人撫夏之臣畢出於學卽張撻伐誕廓清元戎大帥往往屬之樽俎

裘帶之儒故俾習兵鈴者洽觀聽乎禮儀服緹纒者追趨踰於縫掖處文右武道蓋兼之

守令感仰推

朝廷德教所在學校以次修葺三晉密邇皇畿教化最先會城郡庠飭自劉中丞陽曲儒官繼爲勸邑倡今交城又以修舉特聞考乎晉志交城之學學舊矣其修葺之役有可以年紀者在元則大德至正在明則洪武天順間也有可以人紀者王令允恭任令道遠楊參政璿蘇令鐸也厥後二百年塗墍支梧仍舊而已迨乎

興朝歷歲彌久壇宇垣楹荒殘愴目前此諸令未遑

及也邇瑯琊王君來宰斯邑下車首謁

先師展禮之後周視堂廡慨焉興歎退而思曰為

攸尚勵俗為先庠序之或荒曷以烝髦激頑

新天子之隆化然政未覃敷未敢遽也爰撫凋敝

祿而舖爰抑豪強薙拔其本爰輯吏胥糜沸者止

爰省簿書絲枿者理爰均徭賦使者弗數輸者

樂其治也積日而有異積月而有異闔境熙熙

怵舞令君之新政於是知衆可鼓也乃集邑之

紳耆長而倡建學之議大衆悃悃靡然風從始

煇賞錫輪雲身凱燕庇材陶樵山積馨鼓

築廼興貫之可仍者什之三而撤其材之腐敗焉

基之宜拓者倍其半而傑其構於崇欲焉登登杵

之坎坎斧之或確或斷既丹既堊咸易故而即新

以妥

先師厥廟翼翼翼翼五重檐丹楹百拱釋菜有嚴矣以

訓生徒厥堂奕奕鼓篋有次講肄有筵登降罔越

矣以藏經集厥閣岳岳周以迴檻翼以層軒蟬臺

靡蝕矣至於齋室廟坊櫺星戟門以斂俎豆以息

師儒以表賢哲以輔形勝規制經營莫不誕益舊
觀不恢前度其事肇於順治辛丑之春再越歲而
厥工告竣則

今上御統之癸卯也夫用廣難給典鉅難就茲何成
之速歟在泮諸生美茲新宮僉曰是不可不紀也
爰謁余而請辭焉余忝視學三晉故無可謝且志
王君之勤克

聖朝優崇廣厲之意於下邑使爲令者咸修墜起
作新斯文將彬彬之化風馳九區豈止俗誨唐
教偃河汾已哉緣綴蕪陋勒諸正珉一以志成勞
一以風來者王君諱如辰乙未進士山東膠州人
若夫督工有邑佐給事有司鐸獨費有紳衿於例
得書文不具載咸鐫於碑陰

修卦山石路磚樓記

國朝 武攀龍

天下多名山莫雄於三晉太行之秀聳蜿蜒孟門
之險峭奇拔觀者直北之泰岱嵩華然使無山蹊
石路援引而上何由造其極而覽勝焉交於晉爲
巖邑出郭五里許屹然峙於城之西北者卦山也
一雖不得與太行孟門同其險峻然大極一峰而下
一兩山廻合岡阜層列八卦六爻皆具目下望之巍
然嶄然不啻壁立萬仞矣向因山門臨壑懸崖中
斷登臨之客頗艱遊履好事之人往往披荆蒺藜

草蘿履危歷險從東宛轉而上始登絕頂雖遊覽
一之興無窮亦云勞矣甲午侍御卦嵐公約諸同人
一易石砌數百磴循磴而上按步而陟其巔卽太極
峰也振衣萬仞之岡俯視一切下之爲石佛堂下
一之爲毘盧閣又下之爲天寧寺古刹當其一雨洗
一天萬峰競秀簷牙翬飛與蒼翠松柏空濛山色掩
映於清虛縹緲間况乎汾水東來文河西注曲折
如帶遙望錦繡諸峰碧筍瑤簑森列霄漢要非取
道石磴勢必窮於是是窮於山安能俯視晉地
雲山如坻如坻皆在我履舄之下也哉余以薄質
久役於外甲辰歸來復憶舊遊見廟貌如故鐘簷
寂然復約諸同人於寺之東南隅創建磚樓一座
補異地之缺石砌以便遊人磚樓以安僧衆其有
功於茲山則一也適逢修志之期故並筆之於冊
以志其類末云

重修城隍廟記

國朝 李之奇

城隍一邑之保障也水旱則禱災疫則禱惠吉避凶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功德於民與他廟殊在禱重修者屢矣初無久長之計年遠漂搖兼水浮中巖溼異常正殿三面危墻朝不保夕兩廊朽毀山門傾圮街市牛羊往來難禁嗚呼神道威靈顯赫之地鞠爲墟茂草神其妥乎順治十一年余以言官調外候缺歸籍詣廟謁神一望感慨而不能已商之薦紳先生青衿耆庶畢集而謀僉曰

有同心不可姑待因遍城鄉山谷樂善好施者
輸捐助及出入錢穀者若而人鳩工庀材者若而
人擇日興工卽更正殿之墻葺之殿之兩旁建偏
殿各三楹東西兩廊舍其舊而新是圖各九楹兩
廊之南東西創鐘鼓樓二座樂樓雖仍舊貫亦益
以捲棚三楹以便侑享山門起監增之高審迄於
宮亦加東西小房俾固圉焉噫嘻扶其危修其隳
初亦但求其無隕神祠而已豈意其規模壯麗三
於此哉人耶神耶夫効財効力歡呼赴事者人
若啟若翼出人意料者神也嗣焚香而祝保障金
城湯池億萬斯年乎時與交民共鼓舞而歌南風
矣是舉也肇於順治十三年之四月竣於十八年
之八月於彈丸封邑未必無小補云

宋景文公集卷之十三辛巳酉氏與敘十八年
八月以公朝武臣本公燕小酌
某處山勢高峻平似與交月共燈臺而解南風

遊卦山記

國朝

朱子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峰夾礪若卦畫之相
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
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
同里包鉅登是山觀唐文公李公穆所撰碑記及
吳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與
宿僧舍曉起登峰以望日雲逢逢瀾漲柏谷下
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於海午霽下山因
來遊之歲月於壁包子歌曰繫手馬於城隅兮

子袞於山幽微予之書兮後之來者夫孰知予
借遊余不復和也

卦山遊記

國朝 胡揚俊

天壤間佳山水何可勝數而我交有三山惟萬卦
稱最左汾河而右錦屏古柏森挺蒼翠欲滴石佛
堂上最高處雲橫斗絕騰突層霄丙戌歲余倖歸
梓里偕同學李君之奇武君攀龍郭君鎮載酒共
遊興酣攜手直躡是山之巔憩息樹下俄而清風
徐來松濤鳴籟景致飄然慨然歎曰美哉山河之
秀誠於此建一浮屠莫北極之極鎮元武之位以
拱我交一大風氣可乎余曰善於是命任持勝麒

置緣募化都人士各著獎娖不吝錙銖共襄斯事
功成請序於余夫山峙郭北此次位也乾坎來龍
我交發脈山川靈氣所鍾則人才出焉我邑英髦
濟濟科不乏人嗣是而名哲挺生為國家勳為甲
閭光皆賴元武之靈威靈默佑此邦也哉王生
拱挺田生生璧之生逢隆李生光斗鄉民陳我忠
司其事呂生鳴陞孔生憲文申生鉉白生生明董
其成凡布施辛勞咸載碑陰

分野辨

國朝 朱之後

分野之說緣星而紀未嘗屑屑然為之辯也予以
分野宮度論之明歷畢六度過申西洋歷畢八度
過申明三井八度過未西洋歷井初度過未是申
一宮竝無井度矣且參七星伐三星共十星參原十
度齊止半度今西洋歷增齊為十度而參度反刪
其九則在天左有參星一度耳參星雖削晉益猶
附則今晉益屬參無疑也蓋實是蜀蜀與晉相隔
甚遠而分野則同亦如齊魯接壤而晉屬西方奎

婁之分齊屬北方虛危之分中隔亥宮三十餘度
宋衛接壤而衛屬北方室壁之分宋屬東方房心
之分中隔燕吳齊三宮九十餘度地近而天遠之
地遠而天近之其理甚微攷山西通志有益陘之
言謂益不係蜀作陘字解是十二宮中竟缺四川
一省也烏乎可

參井分屬辨

國朝 趙吉士

白子鑑遠邑諸生中善讀古者錄來列宿十二次
各註分野所入度數甚悉然揣白子之意得無疑
於交城參井兼屬之說耶愚以為費直蔡邕陳卓
所著皆槩言郡國所屬耳未及析言某縣所屬也
夫槩言郡國則所屬甚廣故專屬某宿則固曰屬
某宿至有所屬之地適當二宿之交則某邑屬
此而某邑又或屬彼不能獨舉也則並舉二宿而
註之曰屬某某今所修者縣志非郡志則或參或

井自應攷其專屬不當因郡志而混註之曰參井
之分也謹按一統志武備志雲中雁門俱曰入
井汾州則曰參太原北與雲中雁門界西南與汾
州界當二宿之交則所轄之地豈能曲折如一必
有參差出入於二宿之間者故曰參井蓋言五州
十二縣半屬參半屬井耳非謂太原所屬諸邑但
半參半井也據陳卓云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夫
二十九度非之垂末度也曰入者侵而入之之辭
也非全屬也占驗之說詳於春秋之世子產又
物君子也子產之言曰成王封叔虞於唐王祀參
唐人是因又曰參爲晉星叔虞始封之地卽今之
晉祠在晉祠已屬參在汾州又屬參豈交城獨不
屬參半屬井耶據陳卓云代郡入東井是太原
以北諸州縣自屬井以南諸州縣自屬參則交城
特屬參星無疑也是不可以無辨時已酉夏日

盧川書院都人士勗建於康熙十一年七月二十
 五日成於十一月初十日為堂三楹拱以兩廊南
 南城而居背卯面酉其前通衢其後臨水即予新
 浚却波溯者是也昔之傳者曰孔子設教於洙泗
 子夏設教於西河夫泰山五嶽之巨宗行霍亦西
 國之重鎮洙泗小流汾河非一地所屬舍泰山行
 霍不名而顧取重於洙泗西河蓋北地水少山多
 人固尊其所少而薄其所多也交城舊分有盧川

盧川書院記

國朝 趙吉士

盧川書院都人士勗建於康熙十一年七月二十
 五日成於十一月初十日為堂三楹拱以兩廊南
 南城而居背卯面酉其前通衢其後臨水即予新
 浚却波溯者是也昔之傳者曰孔子設教於洙泗
 子夏設教於西河夫泰山五嶽之巨宗行霍亦西
 國之重鎮洙泗小流汾河非一地所屬舍泰山行
 霍不名而顧取重於洙泗西河蓋北地水少山多
 人固尊其所少而薄其所多也交城舊分有盧川

縣在河北都盧峪口其取名不知何據想亦因處
 汾水流繞之區故耶交城舊址亦以汾孔二水相
 交故名後移治却波村却波名村亦無據要亦從
 水此外若清源文水各邑其意皆可得而見也晉
 地固多山而交境尤高亢少水顧郭以內有巨澤
 焉齊森洋溢環齒東南易曰風行水上渙蘇老泉
 云此天下之至文也然則交之人文其殆興乎古
 之賢者居官居鄉類皆建書院以興教化明末漸
 多忌諱交地僻而俗樸士子徒守經書章句少見
 聞講習子不敢自附賢者然亦不敢因循而不以
 教化行為斯邑羨望今都人士之有是狷也亦余
 願也或曰盧川雖故縣名此非其地子應之曰名
 亦何常名之則名耳夫子云夫政也者蒲盧也盧
 者盧也禹貢九州之土黑者為盧土之近水者多
 黑書院以廣教化取發生斯地復近水取名以此
 不亦宜乎

湖東別墅記
 出盧川書院之後循湖陽而東或廣或窄波水吐
 納近西夾右而孤峙於中流者為廣生廟又東斜
 亘如舌與廣生廟雁行而參差者為離相寺石塔
 峙其後又最東傍城墻又臂左拱直西望與盧川
 書院背對者為余創建之湖東別墅地僻四面皆
 水最幽靜可以洗心嵐氣湖光常在几席晨昏四
 時各有得焉每當夕陽半山明月欲上粉堞倒影
 而明滅林木斂烟以徘徊鳴禽遠鐸微風徜徉於

湖東別墅記

國朝 趙吉士

出盧川書院之後循湖陽而東或廣或窄波水吐
 納近西夾右而孤峙於中流者為廣生廟又東斜
 亘如舌與廣生廟雁行而參差者為離相寺石塔
 峙其後又最東傍城墻又臂左拱直西望與盧川
 書院背對者為余創建之湖東別墅地僻四面皆
 水最幽靜可以洗心嵐氣湖光常在几席晨昏四
 時各有得焉每當夕陽半山明月欲上粉堞倒影
 而明滅林木斂烟以徘徊鳴禽遠鐸微風徜徉於

斯時也縱極塵心當爲減半而况於誦詩讀書雅
負斯文之澤者乎人稟天地之氣以同形鍾山來
之氣以異性形不可得而易性則可得而移也聖
人移性之具訓之禮文以一其心廣之師友以開
其意習之誦讀以淡其趣博之琴瑟鐘鼓以和其
情遊衍之於山川鳥獸草木以陶泳變化其神明
蓋自言語飲食起居以至偶聞偶見無一而不與
吾之性相洽夫是以卽有下愚不肖而亦可進於
道德之林後世不得其術徒以文章求之教誠
之宜乎士之剛柔智愚終一定而不可易也交士
聰明特出者不乏惜其囿於性鮮克卓然出於風
氣一水澄泓也而不知其可溯諸峰羅列也而不
見其爲山予之有別墅之建蓋將以昔若無而分
若有之山與湖樂交人士惟交人士亦能以昔若
無而今若有之山與湖樂其晨夕則性之移也其
亦幾矣

邑侯趙公築堤分水平路種柳記

國朝丁世淳

塔沙水出磁窰河盛夏之際怒湍驚濤橫流而
峪水以滙於汾勢稍平人家蓄其餘以灌地步
水出瓦窰河從城西北迤邐而東注於關一決於
上勢必下衝所到盡成澤國不塞不禦城田兩廢
也安在關乎灌田之利豪強據爲已有而衝決爲
害下民其咨苦我父老久矣邑侯趙公蒞政踰月
舉地方之河防水利無不熟悉周知其臨磁窰河

曰用此水以灌田利也利之所在必有兼之者吾
去其兼之者而灌溉可以四達於是冒雨郊原躬
親省覽仍命琴佐汪公履畝踏鞠以地之多寡定
水之盈縮立百畝爲一大區分十畝爲一小區高
之下之均沾餘濶鱗鱗原隰不亦我疆我理乎昔
渾水時一泛漲侵城薄關爲害不小侯曰予溺之
也急築堤石堅其外柳護其內引水南下積旬之
間河工晏如城東西爲秦晉孔道積久低窪雨下
官路爲經行人苦之侯曰塞水之溢在殺水之溢
殺水之勢在蓄水之滯乃濬濠濠一丈取濠中土
以築道運石爲橋使水可南北通行不致衝決道
傍自昔種柳惜所種者少歲大無則多啖樹皮致
枝傷根終於無樹侯則相土宜民綿亘四十里濠
道植柳數千株在侯不減彭澤風流而交民之
懋也寧有窮哉歲辛亥余奉

百終養歸里甫抵祁却遠眺故里大多鬱蔥佳氣
其城城墉墉耳視其水水漉漉耳視其門門崇崇
耳視其途途坦坦耳綠野茂原想見甘棠孔邇昔

蔡忠惠平橋渡水種松數百里以蔭行人余前作
宰閩南見洛陽勝槩俯而下拜侯也如是忠惠公
不得專美於前矣侯治行稱三晉第一早膺

大中丞達公特薦近復以交山平寇功將徵入補
用東關士民懼侯

內召之速而不能少留也爰立石以勒侯之功余不
能文余亦就闢民耳目之所及者言之未能罄
稱於萬一也爰爲之歌曰却波之壯兮二水湯湯
憑淵巨壑兮奔駛洋洋厥流俱僕兮波澤皆狂封

豕薦攻兮田野爲荒我侯勤事兮率立堤防水以
堤回兮順道安常阡陌流連兮露浥穠壤田疇豐
裕兮築圃滌場商旋輻輳兮古道長場塗歌巷舞
兮馳驟康莊豈弟燕譽兮卓魯龔黃雲蒸霞蔚兮
班馬文章德音孔貊兮山高水長承觥獻豨兮悠
久無疆

復廠全生議

國朝 趙吉士

看得交城平地不過三十里其西北境周圍五百里皆山也山民蓄木代耕變價完糧從無逋欠歷來積貯山口南堡廠場以便交易每年解納布政司稅銀六兩自康熙二年奸民爭牙構訟前撫因之革稅廢廠而文水奸民竟立私廠於文水之峪口從此交山之木勢不得不拖至峪口變賣而沿山數百里納賦良民俱不聊生矣竊思山中不賣木無以辦賦山口無廠場無以積木今搬運鄰邑

既苦民力投牙別縣益費民財守賣他鄉又失民時木植幾何得不償失宜近歲之丁逃糧逋也據郭邦等具呈到縣及臘月踏荒河北身入窮山數百里山民莫不涕泣陳情卑職忝居民牧敢不代爲申請伏乞憲臺俯從民便仍聽本地照舊立廠納稅庶幾羣黎更生國課無悞皆出憲臺之恩賜矣詳奉本府秦轉詳布政司達批府轉行到縣覆看得交城錢糧之完欠實由木廠之廢興山鄉以木代耕故輸納不難交易得所故買賣兩便此

本縣設立廠場歷來相傳而不可廢也自康熙二年奉文不許設牙立廠山口雖有空地不敢堆木既地無積貯之木故買木者遂絕足不至貧民上迫追呼下苦饑寒則雖廢時虧價不得不寄於峒口之私廠實出無奈非民本心是沿河變賣一說止可托諸空言萬難見之行事者也卑職喚齊各都山民再三審問確議得西山谷口水泉灘一處地勢空闊與河相近允宜立場聽山民自行貯木以爲交易之所庶國課易完窮民少甦惟是照舊

納稅誠恐奸民不無指公攫利致啟弊端倘蒙免其納稅尤出憲臺恤民至意也覆詳本府蒙本府秦覆看得交屬強半皆山居民伐賣木植以爲完糧糊口之計舊設木廠於武元關山民售木最爲稱便康熙二年止因牙僧就中射利文民具控蒙一前撫斷令不許立廠設牙任民自行貨賣蓋自廢之後無地積木而買木者亦裹足不至是以交民無奈遂將所伐木植遠運文水往返艱苦得不償失民貧糧迫職是故耳此該縣所以有復廠便

民之請也既經覆議前來相應准其於西山谷口水泉灘立廠等因詳奉布政司達復批確查到府蒙本府秦覆看得交民告立木廠一案前詳已悉不贅茲蒙憲批府確查隨轉行文水縣去後今據該縣申稱文水峪口地方竝無立廠及抽牙稅情由取有文峪都里地馮自榮等結狀在卷既經該縣查覆前來相應回報等因具報布政司達蒙批備閱原案交文二縣俱奉前撫嚴禁不許立廠裁排收稅擾害奸牙何敢不遵希圖罔利若文水果

無設廠交城何以具申本當掣究姑從寬宥仰府
通行飭禁聽民自便如敢再違卽據實申報立拏
奸牙重處縣官揭報題參決不姑貸等因牌行到
縣本縣親至山口水泉灘等處傳集各都山民諭
以憲批無不歡欣頂頌遵行嗣後交山木植聽民
自貯本縣山口地方任其自行變賣仍勒石嚴禁
私廠截排抽稅罔利擾民等因申報在案

移汛換兵以嚴防守議

國朝 趙吉士

交城西北兩山從古萑苻所藪聚明天啟間原建
營房於孔河都岔口等村防兵二百餘人特立守
備統之嗣因流寇渡河西山爲賊衆盤踞岔口營
房燒毀防兵暫退文水之開棚鎮遂屯駐焉崇禎
十一年本縣復擇中西都鄉于村建營房於靜安
堡離縣一百四十里增兵三百名坐鎮交山盜風
稍戢至我

明順治五年姜逆倡亂全晉騷動專平止設把總統

兵百餘復駐開柵相沿至今靜安堡毀而營伍不入山鄉矣夫以交城守禦之兵寄營文水所駐非扼要地緩急何濟此防守之汎地不可不急移者也且交城營半以本縣山民而充官兵當年遺孽多其族類鄉火情淡無復顧忌未免藏奸叅寇矣夫藉土兵以招徠羣賊固當用於變亂之時而設官兵以彈壓山頑尤當更於太平之日此防守之營兵又不可不急換也縣官既有守土之責縣官自淡未雨之防但屬貴協專掌理應據實具

惟乞轉詳 列憲將交城營馬步移汎靜安堡乘高列哨永駐山寨則東西兩葫蘆可控制也土軍既編入伍籍給月餉而領口糧豈與官軍有別調彼換此不但均營兵之勞逸亦以肅山民之耳目敢復有跳梁者乎至於再建營房重築堡堞此地方官之事俟詳允日另有處置不敢以興造瑣事瀆及 列憲也

年來 列憲恩威遠播山民罔不懷畏安耕鑿以穴山巖輸稅糧而來城市業已荏苒告靖

魁潛形矣然防兵自當駐扼要之地而戍卒不宜
用土著之人此本縣移汛換兵之請前看已悉所
謂處安思危一勞永逸實非無確見而建是議
抑更有請者本縣守城城總六十四名每夜城夫
一百二十名民自爲守可保無虞本營因城守固
係撥有兵丁二十餘人散處四城城內軍民兩相
疑而不相安合擇附近城關處所另立營房守城
兵丁應駐城外內外相倚兵民一心斯又永固城
守之良圖也移汛換兵之條議實爲地方綢繆上

兩以圖經久無弊也非確有所見其可以牧民
談兵耶查季報等冊俱造駐劄靜安堡是靜安堡
實係原防故趾彼時兵寡賊衆因而移營開柵爲
退駐之地以爲權宜計非移駐也卽無卷可考亦
未必有咨部之事至於一年一換兵丁之精方
旣崑山民之耳目俱肅議無有確於此者交城主
著之兵旣給月餉寧復與官軍有別乎昨蒙移會
本縣已如前議具覆至於遂家嶺適中之地則堡
可營蘇把總職掌所關自非無見然不若駐劄靜

安堡而分兵巡緝遠家嶺彼此犄角更爲妥便也

本縣曰...

善之共...

一...

未少...

...

...

...

守險分治永靖交山議 國朝 趙吉士

聞治民猶治田也治田者不去其蝨賊則雖終歲

勤劬而其田必荒去盜猶去癰也去癰者不消之

未形則雖有萬金良藥而其癰必潰切晉省全疆

環亘恆霍太行之麓地少山多而交城靜樂一帶

叢峰窵谷尤盜賊嘯聚之藪自古至今久居橫行

而未能絕其根株者蓋亦有故矣卑職令交四載

招撫者二踏荒者一曾深入窮山數百里相其險

阻察其情形又時召民之老於山中者細心訪

繪成圖勢後屢據各處關提親率計緝擒康如江
四名於馬頭擒楊芳清楊芳林於惠家莊擒李
宗盛於鵬窠擒趙應龍於史家谷擒閻六於靜樂
之青簡皮擒袁世虎於中西都之左演溝石崖窠
一皆誘以酒食按圖勢指示究問其出入乃知此山
實天生賊窟此山之安與亂非特一郡一邑之利
與害也今夫神京以晉省爲右臂晉省以太原爲
腹心而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右腋南起交城文水
汾陽西極黃河北踰偏老寧朔盤亘千餘里其中

若神師羊腸孝文呂梁劉王岬管涔蘆芽離石石
峽鹿徑兩嶺周洪諸山皆前古所稱名區天險是
趙武靈王關之以爲強劉淵都之以定霸者也歷
考前代交境西北常列爲雄鎮宿以重兵唐於岢
嵐置岢嵐軍於盧峪口立盧川縣宋於靜樂置靜
樂軍於樓煩鎮立金縣於嵐縣立節度使金亦於
嵐縣立節度使元於靜樂置河北都元帥府又於
交城西冶村置大通鐵冶監設都提舉司鐵冶所
巡檢明初靜樂兩嶺關岢嵐嶺隘皆以太原左衛

兵分屯守險崇禎三年特建營房於靜安堡設一
守備屯兵五百以鎮西北兩山夫自唐至明往往
加意於此數百里之內者豈非以偏雁之險尙在
門庭而此地之險近在堂戶耶今環境既無有在
者建軍置帥立縣設檢之遍內之靜安堡又無重
兵彈壓其間僅一把總防兵百數復退而駐於臨
縣之文水開柵除分戍擺站傳報外實在官兵與
弁相依爲命者二十餘人而已夫險固之地雖數
十里猶足容賊况列嶂連雲莫知紀極而以五里
孤城僻處東南一隅遙制此數百里天險不毛之
地竊恐龔遂有所難言撫而虞詡有所難言剿者
也蓋交山之盜與他境異他境之盜非起於荒亂
必迫於罪死非發於土著必聚於流移獨交山之
盜無所不有時而放羊牧馬民也時而揭竿制挺
盜也時而散處峒窰民也時而千百成羣又盜也
言撫則陽順而陰逆言剿則此散而彼聚且村民
土戍非其親戚卽其交知官府動靜朝發夕聞兵
少則不敢深入兵多則不能久駐其逆也無跡其

合也不測旋滅旋興旋衰旋盛是豈生而好亂人
盡賊哉地勢使然也且非獨於此也小寇不萌大
盜不興交靜諸山既雄峻四越其足又生長崖谷
勇捷輕生自米家溝惠家莊鍾家溝上下橫嶺數
之習鳥鎗打鳥獸爲生活者約二千七百有奇推
之全境可知又靜樂石峽南北多產良馬卽左傳
所載晉屈地也脫或有變精兵突騎不待外求
國家一統海內垂三十載復屢值年豐而負隅伏莽
終未革而設遇一旦饑荒或四方小警竊恐羣凶

警而西北之道不通據管涔鹿徑則宣大河保隔
商爲二而偏頭寧武直附其背而扼其吭卽如往
者大同姜逆之變相去尙八百餘里而山盜萬餘
首破交城招引僞劉都督等遂統領步騎踰山南
下越忻州經靜樂連破汾州文水清源徐溝太谷
數城後遇 端重親王督大兵至晉祠羣賊始散
歸匿故巢然則賊氛之不靖實因於交靜諸山之
險而諸山之險顧不爲

廷有而爲盜賊有者實因於兵備之太少而立治之太偏也卑職漢求其故爲策有二一曰盜扼險而我備之疎交東南境近縣治與平原接無足憂其西北與臨嵐永寧界其山若孝文呂梁劉王皆絕險凡臨嵐永寧等盜皆由此出沒而東西而葫蘆承其衝右西峪左渾峪二水夾之此守險者必據之地也東北與靜樂陽曲界其山若神師羊腸交山皆絕險凡忻州靜樂陽曲盜皆由此出入而河北古交村當其輿左汾右孔二河夾之此亦

守險者必據之地也至於外接縣治內接兩葫蘆則靜安堡實居中遙應之地國初廢棄卑職具文詳請捐資修築已於本年七月初四日起工建成之日另文申報今縱未能如明時屯兵五百終當益兵二百合見屯關柵百名共成三百進駐靜安堡而分兵巡守於河北古交惠家莊鍾家溝橫嶺逢家嶺等處於以鎮土著而靜流移可無意外之虞矣然而兵數操則勞且與地利不相諧久駐則兵與民狎兵之黠者既不難養盜以殃民而民之

黠者又且將勾兵而爲盜卑職移汎換兵一詳業
荷憲允咨部一年一換誠未雨綢繆至計也一日
地遼闊而官難爲治隋開皇中始建縣治於汾孔
二河之交因名交城卽今古交村也去今治直北
百里較之四履頗爲得中自唐時移治於山南却
波驛去舊治太遠復於古交之盧峪口分立盧川
縣旋立復廢今統計本縣四境之所及自縣城而
南不過十里東不過二十里而東北則二百里西
北則二百二十里且綿延連接極河踰塞而不知

所盡無論鞭長不及盜賊易生卽使太平無事級
糧聽理民亦苦之切計交邑地維巖險然民寡賦
薄一令一尉亦足以就理况古交舊治實形勝不
可棄莫若分移縣丞立署於古交廢址凡山中詞
訟稅糧使皆得就近聽斷徵比山民旣無踰越之
苦而縣令亦無耳目難周之患汎兵往來其地亦
不敢恣肆以虐民而民亦且積漸馴擾因消其繁
驚喜亂之心境內之盜不生他境之盜亦無由而
入所謂不用勦不用撫實則兼勦與撫而持之於

無窮計無善於此者矣然猶有慮者兵以衛民而
山中之民實不利於有兵兵以除盜而民在山中
實無惡於有盜民既不惡盜而又無利於有兵少
有粗犷激而生亂是所憂又不在賊而且在兵也
把總職微權小既不能節制官兵又何以制服山
賊非復設守備一員不足以資彈壓也誠如所請
良民無騷擾之憂奸宄無挺走之慮戍兵調換之
日正山寒木落遁跡無所之候乘機掩緝凡屢叛
屢服有名賊首不過二十人何難束縛請梟懸首

兩山使歷年負固山頑皆知

朝廷之法制從此根株永絕矣所請者長治久安之
計若此日山中年稱大有山民各安耕鑿且巨魁
既擒之後餘兇喪氣斂跡可保目前無竊發之憂
正不煩憲臺顧慮者也

審編識

國朝 趙吉士

本縣明季戶口六千四百六十餘家在籍人丁二萬八千六百六十餘口門分九則上上等則徵錢銀八錢一分推而至於下下等則止徵徭銀九分加以胖襖顏料二項派在丁內共銀一百一十一兩零通共額載丁銀六千九百五十六兩四錢二分八釐有奇遭闖賊傷殘死亡過半順治二年編審闖邑丁不滿萬當時本縣知縣高選懼缺部額照舊編差增虛丁二千五百名共編一萬三千二

百丁編銀四千二百四十兩五錢七分一釐丁之額銀尙未足也乃聽士紳更從顛倒其間將上上至中中門則槩行刪去由中下則起至下下則止每則加銀一倍共編丁銀四千四百二十三兩八分八釐本縣下下一則原納九分者倍加一錢二分二釐而貧民累矣然丁之額銀猶未足也又於地糧內每糧一石派徭銀一錢九分四釐至今尙加地差銀二千五百二十五兩二錢有零補虛丁以足部額而貧富俱累矣切思地稅亦輸丁差

納絲毫皆屬

國賦似不必分然糧從地起徭與

丁生款項各載全書實無容混使地畝果旱果荒尙當請蠲請免豈人丁真窮真絕不許議擦議除嗟此巖邑三十年來二千五百虛丁皆實在人數代爲賠納當時派納虛丁之人雖已故已絕而虛丁不除及至五年編審又必求其人之親屬以補之官問其由曰此成例也不可減當時幼丁未經入冊不但虛丁不管抑且本身無徭傳至今日多有四五十歲絕不納差者官問其由亦曰此成例

也何可增門單竟給婦人赤歷半登鬼錄此中實
實何忍盡述是交民之苦於虛丁者一也九則多
寡有數五年消長自分縣官果能審實上下其則
而不聽胥役上下其手邑無遺丁原額自足豪強
斂跡公道自明何患不均哉今減門則而增徭於
衆多之貧民民何以堪是交民之苦於加則者二
也地既有稅矣按稅徵糧原有定額今丁數不足
又將缺丁銀派入地糧之中由單明明呈部地差
明明加派百姓既已賠糧又賠糧中之丁窮無所
歸不流而入於盜賊不止是交民之苦於重科者

三也卑職檢閱舊卷并查從前編審各冊及歷年
申送由單小民飲恨吞聲莫可控訴縣官傳說
舛誰爲更改若不就憲臺令行禁止之時本縣民
安盜息之日盡行清釐交民苦中之苦不知所
也查卑職任內招過河北復業之家及山西就
之民據冊細核生聚林林除故絕老幼盡數擦除
外不但二千五百虛丁一時填實足數之外尙多
贏餘若將目前增丁銀數盡加而昔日丁差不敷

派入地糧銀數不減是交民三苦之外又多一苦
卑職得罪地方更甚於前任之高令也合無申請
憲臺批令交城編審仍照部頒三門九則按則
徭定某上下現在增丁若干即將缺丁派入地
銀內扣除若干再過兩輪生聚日多漸次除盡丁
愈增而糧不累上既無損於國課下實有益於
民生也未經編審言亦無益既過編審亦不復
卑職適逢其時而隱忍無說不但負民負一國實
負憲臺矣竊編一舉非審定人丁未易編成

世五年貧富消長新老存亡尚當陸續收除况交
城關勦屠戮以後歷世因循至今所為應陞應
應收應除者不盡取從前積弊而更張之不可
赤虛姓名半登鬼錄虛丁頂補原無是公有貧
之氓妻子不保而賠納十數丁者有富貴之家宗
黨實繁而應差無數則者已經卑職於去年十一
月十五日通詳列憲批行在案使非入歷來從不
入之丁加見在必不加之則勾積年永不勾之差
則更張適滋擾耳卑職手口不停勞然兼任舊

塗抹漸盡現冊添註一新所入所加所勾無不
公審定必期民累盡除以無負憲批而後止除
出屯丁應另造冊凡本縣土著寺院廟觀僧道
入民籍一體當差其抄募雲遊章本無定跡槩不
徵徭無憑併造外查本縣二十五坊都額載均徭
銀七千二百六十兩六錢八分六釐六絲二忽七
纖一沙四塵康熙五年編定舊管除優免共二千
七十四丁不開外實在行差人一萬四千九百五
十九丁徵徭銀四千四百二十三兩八分八釐

土著幼丁一百六十七丁徵徭銀三十兩三錢九
分四釐又久寓流民二百五十九丁徵徭銀四十
七兩一錢三分八釐併免紳衿供丁五百一十二
丁各徵徭銀不計其銀一百三十七兩三錢五分
八釐停免吏承人三丁徵徭銀一兩九分八釐以
上通共人一萬五千九百丁是共實徵徭銀四千
六百三十九兩七分六釐丁差不足由單加入進
差補缺丁額銀二千五百一十七兩五分三毫六
絲二忽七纖一沙四塵又外縣寄莊本縣糧四百

七十五石二斗七升一合五勺二抄六撮二粒由

平印人地差補缺丁額銀一百四兩五錢五分九

釐十毫通共加補地差銀二千六百二十一兩六

錢一分六絲二忽七微計沙四塵合成額載全書

二萬銀兩之數今據得本縣各都新收新丁幼丁

及就撫山民從不編徭入廩者通共一萬一千四

百五十丁開除過捏名虛丁共一千二百七十二

丁開除過無後絕丁九百六十六丁開除過故丁

百子死者二千五百一十二丁開除過孤老無子

者共二千九百九十九丁開除過年老有子者共一千

八百五十四丁開除過病廢殘疾共九十九丁

除過乞丐共一十五丁開除過婦女共二十五丁

除過久逃不歸丁共六丁以上十九項共開除過之

丁七百七十三丁內除優免本身二百三十三丁

另冊造報不開外實在行差人三萬三百四十四

丁陞過甲中申下下上下中等則共二千三百六

丁擦過中下下上下中等則共一千六百三十二

丁查舊額中中則無照全書編派每丁編銀一

七分今審定中中則一十四丁共徵銀一十四
九錢八分舊額中下七則照全書每丁編銀八
九分共徵銀六兩二錢三分今審定中下則九
八丁共徵銀八十七兩二錢二分舊額下上則一
千七十九丁照全書每丁編銀五錢五分六釐共
徵銀五百九十九兩九錢二分四釐今審定下上
則八百五十四丁共徵銀四百七十四兩八錢二
分四釐舊額下中則七千二十二丁照全書每丁
編銀二錢六分六釐共徵銀二千五百七十二兩

分二釐今審定下中則五千三百九十九丁共

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三分四釐舊額下下則六
千八百五十一丁照全書每丁編銀一錢八分二
釐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十六兩八錢八分二釐今
審定下下則一萬三千三十八丁共徵銀二千三
百七十二兩九錢一分六釐又土著幼丁一百六
十七丁編銀三十兩三錢九分四釐久寓流民二
百五十九丁編銀四十七兩一錢三分八釐停免
紳衿供丁五百一十二丁編銀一百三十七兩三

錢五分八釐停免吏承優免人三丁編銀一兩七
分八釐仍照額徵派通共徵徭銀五千一百四十
一兩九錢六分二釐除將新收各項入丁項補開
除各項人丁外共增人四千四百四十四丁共徵
徭銀五百二兩八錢八分六釐又清出外縣寄其
本縣糧一百二十八石九斗五升九合一勺二
六撮五圭照由單加入地差銀二十八兩三錢七
分一釐以上二項增出銀兩俱應在丁徭不敷
入地糧銀兩數內扣除抵算俟下回編審再有

丁銀兩湖廣

府屯舊管人二十六丁徵銀二兩四錢六分內下
中九丁每丁編銀一錢八分共編銀一兩六錢二
分今審定下中則三丁共徵銀五錢四分舊管下
下則七丁每丁編銀一錢二分共銀八錢四分今
審定下下則四十丁共徵銀四兩八錢又新清
承和屯丁五十三丁俱係下下則照晉府屯例
下編銀一錢二分共徵銀六兩三錢六分二屯
增出人八十丁共增銀九兩二錢四分相應作

溢額另造清冊刊入十二年由單照數徵收解
今虛丁集除實數已足里甲丁糧懸絕勢不得不
按甲爲之均平除均甲清冊另行造呈外再查
職通詳列憲九則宜復今奉部文項丁務照前
書門則編派不便更易恐滋駁查又卑職自去
十月入山擒賊由冬迄春赴省會審直至本年三
月初六日始得回縣編審盡夜不輟匝月竣事
不敢稍違定限理合一併呈明至於編審冊籍
切紙張筆墨書役飯食等項俱係卑職關

均徭丁冊五十冊本及優免清冊二本總冊二本
清出寄莊地糧花名冊二本并原審硃批墜擦收
除草冊二十七本本縣印結二本各里老公正
結五十四本一併呈驗施行

里甲均平議

國朝趙吉士

交城故明分里四十有三順治二年遵闕逆屠戮
積爲二十五里俗尙詐力而人畏豪強富室圖與
富民合併則貧人自不得不與貧戶相依三十年
來河北荒糧西山累地無歲非現年里老賠納兼
以雜派加耗月無虛日應里一輪必倒數甲有一
者而全甲累絕者如陽渠之十甲葦東之九十等
甲本東之一甲九十等甲是也有一甲而僅存數
丁十數丁者如鄭段之一三六等甲葦東之一二

等甲河北之一甲原瓶之八甲屯蘭之一甲中東
之九甲中西之一二五九等甲米東之一二等甲
是也有僅存糧數石甚至二三石不等而亦充應
一甲者如市東之一甲市崇之一甲來蘇之九甲
姜東之五甲義西之五甲單東之一三等甲屯蘭
之一甲米東之一七等甲西南之九甲是也有累
糧數十石而人丁逃盡闔都賠納亦名爲一甲者
如河北之二甲中西之三等甲是也卑職蒞任
因戰熟悉輿情新值編審故絕病地諸丁擦除

盡檢點累甲殘黎幸而生存者不過數丁乃與糧
多戶衆諸甲一體輪充里役雖今日雜派槩革人
人可支安保將來終如此日竊懼貧甲散而富戶
亦累不同歸於盡不止隱憂如是歷任縣官亦非
不願爲釐正非因情求而不便改易卽以勢挾而
不敢動移至康熙六年編審闔邑累丁控撫控道
批府批縣必欲均平究之紛紜構訟今日千人會
議於省城明日數都聚訟於各憲必致照舊編甲
依然不均不平而後已使自今不爲之更定則永

無更定之時矣卑職書爲此都審丁晚卽爲此都
分甲新撫山民亦俱就近細爲編派或兩甲糧石
相同查其糧之實與不實卽不能不以人丁多寡
相配或丁多糧廣原屬一姓不願分開者卽以小
甲均併如數亦無偏重不齊之患或丁糧相去不
遠自願守舊不動者或結成願與某某同甲願求
撥入別甲者或有苦甲求益累甲求分者或丁糧
相符可以不動者或本甲富盛不能分開貼以小
甲戶口幫成兩甲者補偏救弊務順人情益寡

多惟持公道總以本縣縣官一人之心求合乎
縣人之心而止終無勉強割裂之事榜示之日罔
不信從但期二滿餘丁之得所又何恤數十豪家
之怨尤亦可免於不均之患不平之鳴矣又陋習
相沿同一納糧里民而有里長戶甲首戶之分甲
首之畏里長也如子畏父里長之役甲首也如主
役奴縣官每里科派一分里長欣然樂從里長每
甲科派數倍甲首不敢不應此三百年來牢不可
破之習卑職以爲納糧之丁均爲花戶應里之年

即係里長從前甲首名色槩行革去無人不可以
充應里長而科索之弊不禁自除矣是非憲章嚴
批勒石永遠與除數年之後必有富豪借名復舊
以行其私者貧民莫與之爭矣所有造完均甲丁
糧清冊各五十本及新撫山民分都定甲冊二本
擬合申送伏乞轉報

請廣入學舊額議

國朝 趙吉士

太原屬縣二十令尉一而外仍設丞以佐理者陽曲
太原文水交城四邑_丁三邑_丁糧倍於交而交所
轄交山不毛之地且_以加倍於三邑惟獨生童試事
不但上不能與三邑同科且下不得與清源比例
查清交兩邑錢糧各二萬有餘數適相符然清源
列賢宮者近三百名而交城不足二百名清源科
歲并試壹等六名而交城不過三名童生入泮除
正額外清源撥府學三二一名而交城止得一名在

交邑臺垣接應科第連翩文風未嘗不如陽太文
三大邑而成例一拘試額反隘於清源之鄰封
學諸生李法第合詞公額又烏容已恭逢憲臺
以人之冰鑑爲學者斗山卑職亦爲諸生一日之
長若不就此公道大白之日代爲諸生請命實負
厥職伏乞照舊增額凡生童試事雖不敢與三大
邑較長絜短亦當與清源一視同仁斯又鼓舞人
材栽培士類之先聲也

